

五大部者。相傳爲華嚴、涅槃、金光明、大方、佛報恩、大乘、本生心地觀經也。

▲琉璃光下讀經

遂上臺至塔院寺。彼寺有二房僧。是師兄弟。發心諷五大部三載。見已相問。知是從滇遠來。歡喜留住。成拙自願。擔水送余堂內。諷經成拙。擔水畢。專讀法華經。余除上殿佛事。已惟閱楞嚴義海。二人口無雜語。足不散蹈。每至中夜放參。臺山大小諸刹。皆以燕麥磨細調糊爲餐。本寺方丈師號德雲。及房頭眾僧。看余二人如是勤學。一月不更。俱生信敬。私請米齋。余共成拙議云。我等眾中學事。令人睡眠不安。彼伽藍殿夜點琉璃。內空無人。莫若就琉璃光。一者不礙於他。次則心寂易記。約至夜靜時止。五臺春秋尙寒。況乎冬際。到十月間。衣又單薄。手捧經卷。足立光下。用功時渾忘所以。至於歇息掩卷。則指不能曲。足不能移。通身抖戰。寒徹肺腑。然雖如是。其志願愈堅。

師三十五歲。

▲初登講座

至開春是崇禎九年。於二月初。覺心朝海回南京。尋至五臺山相會。三月中。有一朝臺僧。是楚人。號皎如。曾在寶慶府。同聽顓大師楞嚴四依。見余在堂。入內相看。眾問其由。彼詳說余之行腳。方丈德雲師知已。設齋。

▲赴北京

集寺眾。請余四月初一日講楞嚴經。因叨厚愛。苦不能卻。至七月初一日經完。余等始入臺山。卽住塔院。未朝五頂諸刹。初三日先上東臺。彼主僧卽以法師禮款接。次登北臺。當家僧亦爾。由是心懷慚媿。所以餘臺未朝。初八日告辭。方丈及眾房。欲往北京。乞三昧老和尚戒。方丈師切留不捨。見余心志先馳。不能久住。遂備三騎驛送余。及成拙覺心。同行至舊路嶺。留宿一宵。次早德雲師仍不忍別。復送至棠梨樹下院。天明飯罷。拜辭。德雲師含淚囑云。若受戒已。還請入臺。切莫負望。

▲到保定

七月十九日到保定府方順橋西。羅睺寺宿。成拙在臺時。曾有滄州道人相約。故爾往彼。次日午後出寺門散步。遠望一樹林。蔭翠。與同行六人趨林。貪涼坐久。日將西沈。望空中隱隱似霧。耳聞啾啾之聲。漸漸飛塵若雲。少頃老幼男女徧野競進。猶山崩海涌而來。方知爲兵馬驅迫。同坐者各自逃散。惟覺心隨之。兩人不能復回宿處。亦不能奔走通衢。向南亂步。投宿多是小廟。日食僅可一餐。

此時成拙逃散。至十二年。乃到華山。見卷下。

▲改號見月

逢溝涉水。路錯繞道。一日行次。腹飢。歇息荒塚樹下。謂覺心云。我等自滇而南。自南而北。今復自北而南。往返二萬餘里。徒勞跋涉。志願罔成。披剃師命。號紹如者。以冀弘法利生。斯皆絕分。媿之至極。余名讀體。體者身也。乃法身理體。讀教以明所詮之理。理明則詮忘。猶因標指見月。月見則指泯。令余改號見月。二人轉思轉悲。目淚難禁。有一老人過此。觀余二人傷感若是。詰問何故。余詳告行腳不遂之苦。老人歎息不已。語云。吾姓李。是長齋道人。孤無眷屬。爲人訓蒙。因兵馬大亂回家。前面小莊便是。可請同往歇宿。一日再行。及至其家。被賊劫物。室內罄空。彼往隣家借得粗麪。作餅爲供。次日辭行。

▲南宮縣道

上老僧

又走六日。上南宮縣大道。至午後無化齋處。望前有一小庵。覺心在外。余獨進內。見一老僧無人相佐。自己炊煮。向之問訊。亦不還禮。余卽爲彼燒火。飯熟自坐而食。余亦自取盃筯盛飯坐喫。亦不言語。彼喫一碗。余添第二。乃云世間不見汝這人。主不說自取食。余回云。世間亦不見汝這

▲平素師

人客在前不遜請。便自餐。彼看著大笑。道也是箇禪和子。我幼年曾參訪知識。行腳諸方。因不老練。多忍飢餓。汝今如是。請隨量用。余云。門外還有一道友。彼生歡喜云。請進同用。二人飽餐告別。彼復留住三日。

至九月初到江南瓜州。於息浪庵挂單。遇一滇僧。號清如。敘問行腳。知在北遭兵難回南。次日同余二人渡江。往甘露寺。當家師號平素。亦是鄉里。久住鎮江府。歸信者多。最喜滇人下南參學。清如先爲通知。余同覺心次進禮拜。平素詢其遭難之由。余不諱實說。師安慰云。吾少年參訪。亦有許多逆境當前。道心毫無退墮。今日乃有些須因緣。汝二人尋師乞戒。往返南北。種種坎坷。初念不忘。他日化導。因緣自然殊勝。且放懷住此。開春崇禎十年元旦。是吾母難日。諷五大部經報恩。汝二人可同眾諷之。其衣單在吾爲辦。至期畢已拜辭。余云。三昧和尚。遙居北都。不能復往。俟南回時。再求受戒。今欲詣天童參禪。素師贊助。爲置行李外。每人贈路費銀二兩五錢。

師三十六歲。

▲丹徒海潮

庵

二月初三日到丹陽縣橋頭。欲附客船而行。覺心將被囊放腳下。看眾船家爭掣客人。互相排擠。被囊被人盜去。嗟嘆因緣何至如此。幸余路費隨身。日午往海會庵投宿。見無行囊不肯安單。告以橋頭失物。彼庵去橋頭不遠。問知是實。送雲水堂。遇有二遊方僧。嚮北去。曾同行數日。知余等行腳。語云。汝等求戒。三昧和尚已出北京。正月在揚州府石塔寺開戒。今丹徒縣海潮庵請。二月初八起期。何不速去受戒。聞說愁悶俱解。

▲薰六教授

師

次早同覺心復返海潮。恰遇和尚入庵。聞教授師是楚人。號薰六。量洪智巧。輔化威嚴。總理戒期中事。乞知賓引至師寮禮拜。師問鄉籍。余答滇中。師云。此庵當家者爲葬師起期。每人攢銀一兩。衣鉢自備。余云。行李在丹陽盡失。止有二兩五錢路費。教授師云。此但一人攢單並造衣鉢。余復爲覺心求單。遂送余進戒堂。覺心入行堂寮。

▲讓坐

新戒堂引禮師號耳圓。是山東人。性直欠方便。見余全無行李。不請律讀。終日默坐單上。不犯堂規。無事求問。心不悅余。訶云。見月。此處非坐

不語禪。爲何不請律熟念。余答云。某不識字。亦無錢請本。凡有求戒者。入堂安單。引禮師呼余云。見月。汝到此處坐。讓後來人。余卽如命。持衣鉢移後而坐。如是後進堂十餘人。一一皆呼移。退讓之。又有末後一人進堂。高單無空。將余移下地。與香燈共坐。余毫無怨聲。作遊戲想。同堂眾戒兄觀之。皆不平。謂余懦弱至極。余言。修行以忍辱爲本。何況俱是同戒。理應移讓。

▲背誦毗尼

至臨背毗尼日用。引禮師將余開列於首。意欲折伏懇求。諸戒兄俱爲余愁。語云。量汝不能背。何不拜求更易。余云。且到明日再看。次早執籤引九人。至教授師前拜已。余一氣朗聲背終。猶瀉瓶水。教授師云。汝每日默坐。謂不識字。今背得如是醇熟。余云。非不識字。爲無錢請律。所以默坐。諦聽左右隣單戒兄讀。因此記得。師喜賜茶。回堂中。眾同戒俱來相賀。於中最契者十三人。俱能其事。

▲覆講梵網經

此期講梵網經。香雪閣黎師代大座。四板首輪次覆講。一日首座師

號樂如覆講。惟念和尚直解於中一字不加一義不出。余同契戒兄連坐一行。彼此相視。失口微笑。首座師見已。不悅。回堂中。卽開余等十三人覆講。新戒沙彌自來。未有此事。無非方便。令求懺悔。過三日不見。求悔。只得將所開之名。呈送方丈。和尚謂實情舉薦。一一慈允。此乃作假成真。難於停止。至余覆講日。內外驚駭。俱來集聽。和尚二師亦設座於後。慈降加庇。所講者。是上卷中十金剛種子。第十信心位。開卷念文已。先玄談大義。然後依文解釋。下座眾口讚善。和尚二師咸欣慰之。遂至方丈禮謝。和尚賜予被褥衣履。熏教授師問云。汝依誰聽經。余言。在滇中依披剃師。行腳歷寶慶府。遇自如法師。代顯大師講楞嚴四依解。亦曾隨聽。師云。顯大師是吾依止。自法師是吾契友。何不早說。熏師愈更青目。遂施覺心衣鉢。入堂受戒。

▲折伏東黨

於三月二十日午後。有丹陽賀家子姪。乃年少書生。性多傲慢。不信三寶。酒辛入庵。直進方丈。坐和尚法座笑談。侍者相諫。彼反訶之。寺眾不

服故驅去。次早書生結眾來庵生事。和尚令圓戒罷期。尋常晚課。多在家者。隨喜。熏師欲以方便息事。保全道場。於晚課畢。集大眾在韋馱前。白云。今道場被魔撓礙。不善終始。汝等弟子中。有捨身命護法門者。出來擔荷。如是問已。眾皆默然。余卽應聲排出。禮熏師。師云。汝但一人。何能欣爲。余言。和尚戒子徧布天下。某一人當先。餘皆從之。出家人無妻子。可戀。無產業。可繫。無功名。可保。無身命。可惜。托鉢飽餐。不齋路費。叢林棲止。不納屋租。凡是僧家。以戒爲親。況爲法門。誰不勇敢。一年十年。必除魔黨。和尚二師。請自晏安。莫以此事爲念。若彼黨中。果有能捨得妻子產業。棄得功名身命者。任彼挺身出來。與某甲作對。否則各務學業。深培德本。自古德行文章。不負庠中士子。功名事業。當爲天下丈夫。豈爲他人是非。而喪自己行德。熏師云。汝今眾中。如是承當。日後所爲。必依此說。何慮法門之不靜。魔障之不除。大眾各散。使隨喜晚課者。聞知。展轉傳播。次日午後。果有二十餘人。是庠中齋長及鄉耆等。至庵相拜熏師。亦請余會。以理講和。圓戒



仍在四月八日。和尚集眾方丈。向二師及諸久隨上座言。今日道場魔事不興。則不顯其見月。爾等爲法爲師。當如彼膽量心行。吾於此期中得人。也。眾聞禮退。二師開示余等同戒十三人。恆隨和尚。冀爲法門梁棟。

▲畫圖祝壽

初十日回揚州石塔。有本府慧照寺請和尚。擇於四月二十日開戒。五月十八日是和尚大壽。眾同戒俱乏禮物。余議可裱一長卷。自畫五十三參圖奉祝之。因此無暇。不能隨期。和尚聞知。令余在方丈靜畫。復笑語云。見月。汝初登戒品。卽入吾室。余媿禮拜。六月二十日。海道鄭公。請和尚石塔寺。建孟蘭會。講孝衡鈔。和尚命余往慧照寺。代香閣黎師座。講梵網直解。香師回石塔。代和尚座講鈔。兩處道場。皆七月十五圓滿。

▲不更法名

改法名事。滿益大師。曾痛斥之。香師未能免俗。故以此開示。爲僧。懇和尚大慈允聽。仍呼舊名。令某不忘根本。願終身常侍座前。和尚

▲海潮同戒

盛事及學

律感應。

語云。吾初受戒已。諸上座亦勸求律祖更名。思律祖諱如字。吾是寂字。披剃師諱海字。亦不敢忘本。改性字超於海字。吾弘戒三十餘年。今見汝存心與吾同。不自欺也。作善知識。惟重行德。不在呼名。許汝仍稱舊名。

彼時有泰興縣毗尼庵。請八月十五日開戒。眾俱隨行。熏教授師於初十日晚。白和尚定執事。謂某教授新戒。中氣不足。精神漸弱。應設一教。誠西堂。總理各堂戒事。其單位安於新戒首堂。此任。惟見月可以當。請和尚智鑒裁度。和尚卽命侍者。集兩序於方丈。白眾差之。余跪白云。某今歲四月八日始圓具戒。未及半載。敢叨重任。豈有自不諳而教人者。恐無益於新戒。反有負於慈恩。請和尚於諸上座中。別選堪任者委之。和尚云。熏教授所舉不錯。吾亦知汝心行作用。十地菩薩。尚且寄位修行。汝今不妨自學誨他。以體吾心。卽此成就二利。兩序齊聲云。當順慈命。不可再辭。余遂拜受差委。同戒中映字。蒼悟。爲書記。慧生。以仁。裕如。若愚。觀之。等。爲引禮。各各奮志認真。和尚座下。未有如海潮同戒之盛。其首堂引禮。卽余受

戒之耳。圓引禮師。余雖居權位。動止皆以師禮尊讓。彼亦不執我相。堂規咸遜。余行。但余私心抱媿。倘遇樂學律者。請問。何以決疑。令喜。一日晚。詣熏師寮。白此心事。師云。藏中有大小乘律千餘卷。吾未閱。汝既有此志。可請讀學。作大律師。不辜吾於稠人廣眾之中識汝。由是覓人往嘉興。請得廣律。從此晝則總理各堂戒規。夜則燈前展卷詳閱。臨文古義滯處。苦無諳者。請問。掩卷長歎。惟禮禱菩薩。乞求開曉。禮罷少坐片時。復展卷味義。猶開門見山。冷然無疑。如斯感應。每每不爽。

▲卻新戒供衣

此期定十一月十五日圓滿。三日前。本堂新戒。同造黃紬大衣一頂。送余。均感教誨不倦之心。余語眾云。和尚與教授師。將重任委付。理應盡心司職。輔化法門。豈爲邀名貪惠而爲首領。正色辭之。彼等持衣至方丈拜跪。陳說奉供之由。和尚謂余云。律中惟禁貪求。不禁自施。汝可受取。余云。某不受此衣有二意。一則媿己戒淺任重。恐不足者。借此生謗。次則和尚法門高峻。恐後司事者以爲例端。故爾卻之。和尚肯首。謂眾新戒。西堂

不受此衣。爲全己德。惜護法門。汝等莫復強送。十八日隨和尚返揚州石塔寺。高郵承天寺。請十二月初一日起期。至開春正月十五日圓滿。余仍爲西堂。

一夢漫言卷上終